

# 走马观花游西塘

■吴建昌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坐公交车去游了一回西塘。说是游西塘,其实是走马观花式地走了一下西塘的环秀桥、七老爷庙、送子来凤桥、烟雨长廊、塘东街及西街的西园等地方。

坐公交车去西塘:一是省心,不用考虑停车的事;二是实惠,刷卡一元就可来回了。上午十点半在县城丝绸路公交站上的车,过老鹰雕塑、体育路立交桥,过炮台口,一路朝古镇西塘而去。公交车在宽阔的善西公路上奔驰,透过车窗,映入眼帘的是田野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麦苗仿佛蓬勃的少年,在暖阳的轻抚下,身姿愈发挺拔,绿意愈发葱茏;金黄色的油菜花开得肆意张扬,一片连着一片,将田野装扮得明媚动人;透过花丛,似乎看到了成群的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忙碌地飞舞着,它们是春天的使者,传递着生命的喜悦;远处有几只鸟儿抖擞着羽翼,在天空欢快地穿梭,奏响一曲春天的交响曲……

大半个小时后,车到西塘站。下了车,出了站,朝北走过南苑路,沿着平川路走几百米,就到了古镇景区入口处之一——唐家弄口。刷了身份证进入,经过大名鼎鼎的石皮弄,走过钟福堂,拾级环秀桥。



▲图为全一任提供

伫立桥顶放眼远眺:市河两岸倒映着粉墙黛瓦倩影,春风轻轻地抚摸着绿芽初吐的垂柳,清澈的河面上款款而行的乌篷游船,大红灯笼摇曳处的是送子来凤桥,游人如织的是西塘精华所在的烟雨长廊……收回视线,缓步走下环秀桥。

桥堍旁青石板河埠头,石级上有一大娘蹲着在洗衣服,边上放着盛衣物的木脚桶。大娘的双手一搓一甩,一提一拧,衣服上的水开始是哗哗地瀑布般倾下,而后是珍珠般滴下,滴在水面上画出圈圈涟漪。涟漪外是“似与游者相乐”的小鱼群,它们悠哉乐哉,半点儿也不受那涟漪的影响。惊讶于西塘河水的清澈,恰如柳宗元《小石潭记》里描写的那潭水。

到了西塘,总要去看一下护国随粮王庙(俗称七老爷庙)。沿着环秀桥西面的烟雨长廊朝西走不多远的路,就来到庙门前。凑巧的是,庙门原是关着的,不知怎的,我刚到门前,就传来木门的“吱呀”声,原是护国随粮王庙的庙祝在清扫庭院,朱漆大门上“保境安民”的匾额被中午的阳光照得透亮,让人恍见明万历年间,那位散尽官粮赈灾的运粮官,正在明媚的阳光里将最后一粒稻谷放入饥民掌心。

看完七老爷庙,再折返继续沿着烟雨长廊朝东边走边欣赏河边风景,走过了送子来凤桥,来到了游船码头的拐角处,拐角处有几名学生模样的后生在临河写生,宣纸上的水墨廊桥竟与真实景致互为倒影。于是凑上前去寒暄一下,后生们非常随和,指着画角题款笑道:“老师说过‘这可是黄永玉以前坐过的位置哟’。”话音未落,几只春燕掠过画纸,翅尖蘸了未干的墨,在春色里写下一串翩跹的草书。

走到阿汤哥曾飞奔过的烟雨长廊的尽头,便是“钱塘人家”酒店前的丁字路口,朝南上永宁桥,朝北去北栅大街。先在一家荷叶粉蒸肉店买了一块荷叶粉蒸肉,坐在烟雨长廊的美人靠上细细品尝,小憩片刻,也稍作思考:是上永宁桥,还是走北栅大街?荷叶粉蒸肉只剩油腻腻的荷叶时,我决定先往北,漫步北栅大街。刚迈开双脚,禁不住“管老太臭豆腐”的特殊味道,又买了一份臭豆腐,边吃边走,边走边欣赏。盒子里的臭豆腐吃光了,人也走到了北栅口的卧龙桥。转身抬步,拾级而上卧龙桥,朝南沿河穿过塘东街。中午的塘东街有点冷清,几乎所有酒吧的门都是关着的,少见人影,与烟雨长廊的熙熙攘攘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于是,我好奇地询问巡街的安保人员,答曰:塘东街要到傍晚时分才会热闹起来的。哦,好像明白了。

西塘的春天,美得让人惊叹。走在石板路上,你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气息,那是历史的味道。它的青石板,它的小桥流水,它的烟波浩渺,它的袅袅炊烟,仿佛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每一朵花、每一条小河、每一幢民居,都充满了生命力和活力。西塘的春天,不仅仅是一种景色,更是一种情感,一种生命的体验。

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石桥,古弄穿堂过户,连接着西塘两岸的人家,也连接着西塘的古老与繁华。走马观花游西塘,是为记。

# 香樟红

■阿斌

春分一过,是属于樱花、海棠花和桃花纷纷绽放的时候。一旁的香樟树一直默默地绿过了夏和秋,还带着盎然的绿熬过了冬,不承想在这样烂漫的春天里又悄悄地熬出了红颜色。这些变红的樟叶带着点黄,隐隐约约还带了点绿,有的淡红,有的酱红,有的酒红……似枫叶的红却不是枫叶的红,似花但明明就是叶,我干脆称它为“香樟红”。

看来春天还真是个神奇的季节,即便是沉稳如樟也不想错过这个鲜艳的季节。待花事最热闹的时候,连常青的香樟树也有些按捺不住,或许是受了春的“撩拨”,又或许是禁不住周边花儿娇艳夺目的“诱惑”,反正总归是在茂密的绿叶中出现了一丛丛红得像花儿一样的“香樟红”,较一旁的花红柳绿别有一番春意,又似与花红柳绿争春。

一棵棵的香樟树全都绿红相间,像花一样灿烂,却又别有一番花所没有的味道。春风过处,“香樟红”与旁边的樱花一起飘落落地。香樟树又悄悄地吐出新绿,如此嫩绿的樟叶、深绿的樟叶混合了淡红的、深红的樟叶,一时间让我想到了一句“花须逊它三分绿,柳却输它数丛红”。如此“香樟红”,像极了那夕阳红,美得确实不一般!

# 遇见春天

■郑凌红

一场风,从江南小镇某个屋顶的天空俯瞰大地上的花。这些花从遥远的冬天赶来,长途跋涉,却未见倦容。粉色、黄色、红色、紫色,此四色居多。这里延,那里展,无拘无束,随心所欲。

油菜花姗姗来迟,却不害羞,觉得自己是主角,尽管扎着嫩黄的小辫儿,但并不妨碍烂漫如初,随绵绵细雨开启一天的跳荡。是舞者吗?不是。是歌者吗?也不是。我想,它只是大地上代表自己的一位倾诉者。一切都很好,只是还没看到蜜蜂,蜜蜂一定在赶来的路上。再远再深的香,也是藏不住的。

有一种树,没多少叶子,却长了一树花,花是明艳的黄,显得富贵。问了几个人,都说不上它的名字。春天的花太多了,长得又十分热烈。几位身着艳丽服装的女子在花丛里说笑,分不清哪是花、哪是人。

迎面而来的,不知是细雨还是风,伴着一股清气。一抹脸,润润滑滑的。在这样的天气里走动,让人心生愉悦。微雨转瞬即逝,仿佛进入了夏天。天空蓝得透彻,没有一片云,别有一番春意。吹面不寒,鸟儿飞舞,像在拍摄一部私人电影。

寻常巷陌走动着不寻常的人们,而女子则是画家笔下亮丽的一笔。一望无际的原野,黛色和微黄色相间,风斜吹,光沉浮,明亮得近乎炫目。远处的村舍,浓淡几笔,模糊得看不见个体,被风拂乱头发的女子沉迷于大地上的稼穡,眼睛透着亮,发出深情的光,青灰色的衣衫被春天扬起,但波澜不惊。

衣裳薄了,温度高了,心情也跟着沸腾了。大地的脸上,有一层幸福的光泽。有时候,我常常在想,季节的轮换是否含着某种隐喻?你看着时间往前走,一刻不停留,花谢了,花开了,素白的眉毛微微下垂,孵化出两朵积雨云。水静止,水奔腾,春天汹涌,春色汇聚成十万春衫。

沉醉的喜悦终将铺满大地,零星的船躺在河埠头休憩,男人们在地里耕作,万物破空生长。



柳枝摆舞显身姿  
绿草顺势弯折腰  
鸟鸣声由远而近  
风的信息  
它们都比我知道  
我知道风随时会来  
会贴着我的脸说话  
或者唱歌  
迎着它  
让你听懂并深情回味  
与每个人都相关的风  
又与每个人都无关  
风走它的路  
去它想去的地方  
去它想见的地方  
你不能  
除非  
身体里装进去和体重相等的风  
傍晚的春  
夕阳站在云霄中眺望  
楼群层叠  
似一幅淡雅的山水画  
生动的梦的家  
家乡门院的角落  
有着许多的故事  
大地的醇厚  
沉淀在粗线条的线里  
小船为清澈河面游弋  
悄悄划开如镜水面  
惊动一湖碎金  
树荫下  
还在垂钓的人  
恍然间不知身在何处  
傍晚春天的水乡  
尽显那风情柔媚的江南

■钟迪良

# 春好

■顾福田

东方朝霞普天照,  
长河落日金光耀,  
春阳好。

柳枝飞舞万千条,  
蒜叶弯弯齐折腰,  
春风好。

河边杨柳嫩芽苞,  
林间竹笋日夜高,  
春雨好。

竹林梢头鸟儿跳,  
春江水暖暖鸭叫,  
春意闹。

千里蓝天白云飘,  
万顷沃野麦苗笑,  
春光好。

双双并肩乡村道,  
款款莲步杨柳腰,  
春情好。

# 墙缝里的一抹绿意

■梅萌

四月的一个午后,我闲来无事,偶发兴致去逛了县城里的一小片老城区。

古朴的街道,斑驳的砖墙,都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我看见那些旧墙的墙缝里,一簇簇翠绿的小草在微风里摇曳,像是一块块绿宝石镶嵌在砖缝之间。这些不知名的植物,在小小的缝隙里,用柔弱的根须编织着属于自己的领地。

墙缝里的光阴是凝固的、暗淡的,我看见好几处墙缝里钻出一根根新茎的小草,在灰白色的墙缝与尘土中倔强地挺立着,细若银针似的根须在砖缝间蜿蜒,仿佛要把整个墙体紧紧抓住,新生的草叶覆盖住某些缺口,像是在修补光阴的裂痕。

这些卑微的草叶、根须,仅仅依赖砖缝里的石灰残渣与少量尘土生存,在沉静的岁月中默默地酿成了一片片丛丛的翠绿,舒展成姿态各异的形象,有的草叶里还绽放着淡紫色、淡红色、淡黄色的小花,很是养眼。

一边漫步一边欣赏着那些从墙缝里钻出来的生机勃勃的小草小花,我笑自己在美好的春光中不去欣赏城市里种植的一排排绚丽多彩的花卉草木,而独步这无人的断墙残瓦的空间,凝视这些无名的野草野花,为何呢?因为心有感触。

想起老宅,老宅也有旧墙,多年前一个夏日的午后,天气突然变阴、暴雨倾泻,我房间对面的旧墙上,那些生长在墙缝里的小草在湍急的洪流中俯仰起伏,根系却如青铜锁链般紧扣砖隙。雨过天晴后,我走进庭院,看见每片草叶都沾着水钻般的雨珠,折射出七彩的光泽,那一份倔强令我这个当时还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若有所思,并以这个内容为题材,写了一首小诗《墙缝里的小草》:“墙缝里有小鸟衔来的种子/它们在黑暗中诞生绿色的眼睛/微弱的根须抓住每一粒尘土/在砖缝中创造天地/风经过时轻轻摇晃/把绿意投在斑驳的墙上/终年晒不到阳光/仍然向着太阳敞开笑颜/只有在雨中/才能得到一点点的滋润/因境让它们活成一种倔强的风景。”

那时,我家老宅有多面老墙,有些老墙旁种着一棵百年老梅,有些老墙旁种着一棵四季常青蓬勃的天竺,有些老墙旁种着一棵枇杷树,开花结果的时节,由于有了老墙的衬托,竟也成了一幅幅有韵味的画面,最后变成了我抹不去的记忆。

家中的老墙由于年代久远失修,墙上原先的石灰层大部

剥落,只留下斑驳的砖块纹理,深灰色的砖缝里,我见过蚂蚁在草茎间修建“云梯”,蜗牛背着螺旋的房屋来此“朝圣”,蜘蛛在草叶间织就捕梦的银网。深秋时节,墙缝里的小草将种子裹进透明的羽衣,乘着风的马车远行;那些比尘埃更轻的絮语,不知落在哪处墙垣,便又开启新的轮回。

那时,我喜欢坐在老宅的庭院里看书,眼睛累了休息一会,便会看看身边墙缝中的小草,只是它们不需要文人墨客的题咏,不需要盆景匠人的修剪,它们的生长繁衍也自成一一种野趣,给灰色寂寞的庭院带来无限生机。我喜欢庭院老墙上那些无名的小草小花,也从不清理拔除它们,任它们在我家的一方天地间自由生长。它们的存在,时常让我心有所悟:不管境遇如何艰难,都要活成自己的模样,有一份绿就要绽放一份绿,成就生命独特的姿态。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一间间砖木结构的老房和一堵堵老墙随着推土机的轰鸣而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子拔地而起,如水泥森林一般,那些光滑的墙壁上,没有了小草们的生存空间。

在某个黄昏,我看见一位收废品的老人坐在一排旧房旁歇脚,他背后的墙缝里爬满了星星点点的绿色小草,老人布满裂痕的手拿出一根香烟点燃,深吸了一口,又拿出一个茶杯喝了几口水,那香烟里飘出来的袅袅青烟漫过墙缝里的绿色小草。我想,这位老人仿佛就像这墙缝里的一棵小草,不起眼却很坚强,靠收购废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酿造生活的绿意。

墙缝里小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启示:生命从不需要完美的土壤,只需要一线天光、一丝雨露、一点立足之地,便能活成自己的宇宙。它们教会人类,真正的坚韧不是与命运对抗,而是学会在命运的褶皱里扎根,绽放自己。

不知不觉间,我已漫步完这一片老城区的街道,重新往回走。四月的风是那样温和,吹在我的脸上暖暖的,温馨的,那些墙缝里的小草依然在春风里展示绿色的诗行。我抬头朝左看,市河对面的一排排高大楼房在阳光中挺立着,而身边的这些老屋老墙已成为这座城市灰色的皱纹,将要被清除,但我还是在这个春日午后,独自一人漫步在静悄悄的一片老城区,看看老墙的砖缝里流淌着的那一抹抹翠绿的春意,因为这些不起眼的春意,曾经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一段路程……